

通过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打破资本的“自由”幻象

杨树粉

(北京联合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市, 100101)

摘要: 资本的“自由”幻象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自由的批判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和发展的重要环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了资本的“自由”幻象产生的根源, 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并在此基础上深入剖析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本质和内涵。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意识形态工作是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入新时代, 意识形态工作也随之步入全新发展阶段。通过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 揭示其所谓“自由”背后的虚假本质, 能够为当代中国提供重要的思想启示。

关键词: 马克思; 意识形态; 当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 A8 **文献标识码:** A

资本主义推崇市场经济, 并将其标榜为自由的象征。然而, 在这种制度下, 自由往往以金钱为门槛, 缺乏基本的生存保障, 实质上是一种虚假的自由。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中的“自由”概念源于自由市场的理念。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国富论》中系统阐述了这一理论, 使其成为资本主义体系的核心基础。然而,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从生产劳动的角度出发, 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自由”幻象的根源, 指出这种自由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

一、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中的“自由”幻象的产生

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是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思想体系, 集中体现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诉求。它涵盖了政治、经济、法律、哲学、伦理、历史、文学、宗教等众多人文社会科学领域, 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基础在观念层面的上层建筑, 深刻体现了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资本主义制度下, 个人的自由往往依赖于金钱作为前提条件, 这种自由缺乏对个人生存的保障, 可以说是一种虚假的自由。马克思认为, 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的人的社会关系“不是表现为人们在自己劳动中的直接的社会关系, 而是表现为人们之间的物的关系和物之间的社会关系”^[1]。在资本主义的框架下, 自由被视为个体或团体追求经济利益、行使政治权利和发展创造性思维的基本前提。

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中的“自由”概念源于自由市场的理念。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自由”最早是在十八世纪的欧洲启蒙时代提出的。在启蒙运动的思想背景下, 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于1776年发表了《国富论》, 系统阐述了自由市场经济的理论, 强调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应由市场供需关系自发调节, 而非依赖政府的干预。他指出, 个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能够推动社会整体福祉的提升, 这一机制被形象地称为“看不见的手”。《国富论》被视为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的奠基之作, 同时也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自由的重要来源之一。从

那时起，资本主义的自由理念逐渐在欧洲和其他地区得到推广和发展。这种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不断延伸，逐渐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重要基石之一。自由市场强调在没有政府干预或限制的条件下，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及交易完全由供需关系决定。在这一经济模式中，竞争是主要的驱动力，企业和个人基于自身利益与市场需求自主决策。自由市场意识形态主张，个体在市场中享有选择自由、竞争权利以及追求自身利益的机会。这种自由市场的理念是资本主义体系的核心基础。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以生产劳动为切入点，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自由”幻象的根源，指出这一现象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产物。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和他们的代议机构，对他们的国家来说，就是现代社会的经济基础。因此，资产阶级并非以“新的生产关系”的形式出现，而是作为早已存在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出现的。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自由”幻象的存在，才导致了人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危机。因此，资本“自由”幻象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正是这种生产方式导致了人的异化、生存困境以及精神危机的产生。

二、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中的“自由”幻象的批判

马克思通过对商品拜物教、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中的“自由”、私有制以及雇佣劳动制度的批判，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内在的结构性矛盾与不平等的本质。他认为，剥削现象、社会不平等以及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资料私有制。

（一）对商品拜物教中“人的物化”和“物的人化”的批判

拜物教是原始的宗教，起源于古代。拜物教指的是将特定自然物或人造物作为崇拜对象，如原始社会所谓的图腾崇拜就是一种拜物教。商品拜物教是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密不可分。当劳动产品以商品的形式被生产时，它便具有了拜物教的属性。商品从一个普通的、可感知的物品，转变为一种既可以感知又超越感知的存在。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的过程，也是产品向商品过渡的过程，同时也是“物的人化”的过程。我们交换的并不是商品，而是我们的劳动，而且是抽象的劳动。商品只是我们要交换的劳动的载体罢了。在交换活动中，表面上是商品在发挥作用，但实际上其核心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物的人化”所引发的症状则是“人的物化”。人的社会地位需要通过商品来体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被商品交换所遮蔽，而人类社会面临的问题似乎只能通过商品交换的进一步深化来解决。物，这个长期以来在我们生活中居于次要地位的角色，由于变成了商品，而成为我们的崇拜对象。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深刻揭露了商品拜物教的虚假本质，并对其展开深刻批判。根据马克思的理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商品拜物教是指人们把商品看作是具有神秘力量和独立存在的物品，而忽视了商品背后的社会关系和劳动过程。马克思指出，商品拜物教是对商品经济的误解和虚幻崇拜的体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者的劳动力被转化为商品，并通过交换获取生活所需的物质资料。然而，在商品交换过程中，人们往往只关注商品的价格、价值和市场上的交换行为，却忽略了其背后的劳动过程和社会关系。这种拜物教现象遮蔽了商

品背后隐藏的剥削关系以及无产阶级所受的压迫。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掌控生产资料并雇佣工人，通过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来实现对利润的追逐。然而，这种剥削的本质和阶级矛盾往往被商品拜物教所掩盖，使劳动者对自己的真实利益和阶级地位缺乏认识。

马克思指出，拜物教的核心观点是将物品赋予了超乎人类创造力的神性，使人们对商品本身产生了崇拜和迷恋。他认为，商品拜物教是一种假象，它将商品看作是独立存在的、具有自我价值的实体，而忽视了商品生产背后存在的剥削劳动和社会关系。它将人们对物质财富的追求强加给他们，同时剥夺了人们对自身劳动价值的认知以及对真实社会关系的理解。

（二）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自由”的批判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中“自由”的批判，不仅指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也深刻揭示了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与代议制政府的本质。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和代议制政府虽然与资产阶级所宣称的自由原则相一致，但是，在马克思看来，这种形式上的“自由”只是反映了资产阶级利益需要和意志，并不代表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在反对封建专制的战斗中，资产阶级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和“主权在民”的民主理念。这些建议在批评和解构封建统治、动员资产阶级和劳动大众推翻封建制度、推动自然经济向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转型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历史进步作用。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中存在着虚假的自由。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被宣称为拥有个人自由和政治自由的权利，但马克思认为这种自由是虚假的，具有欺骗性。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并不是从原则上反对自由，而是从实践上反对自由，它和它所依靠的原则都是资产阶级社会的产物。资产阶级代议制的原则表面上并不排斥自由，但实际上却与自由相悖。它以“多数人”的意见来支配少数人，而不是用“多数人”的意志来统治“少数人”。资产阶级民主在形式上以全民民主示人，宣扬人人自由平等，甚至通过法律赋予公民一定民主权利。二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劳动群众为了争取民主权利而展开了广泛的斗争，并促使资产阶级国家采取了若干改良举措，在促进民主制度的发展过程中，劳动群众权利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扩大。但现实是劳动人民只能在不损害资产阶级的利益与政权的前提下享受资产阶级统治框架中的一些有限权利，而不能改变自己的受统治地位。资产阶级民主从来没有而且不能从根本上保证劳动人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受物质条件、资产阶级法律等因素的限制，劳动人民实际上很难真正享受到他们应得的民主。所以，资产阶级民主制实质上就是资产阶级国家统治的工具，它的阶级性体现在资产阶级内部民主之中，为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服务。富人凭借更多的财富和资源，能够更充分地行使政治权力，而穷人则面临种种限制和排斥。正如列宁所说：“资本主义社会里的民主是一种残缺不全的，贫乏的和虚伪的民主。是只供富人、只供少数人享受的民主。”^[2]

（三）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制度的批判

资本主义私有制是指生产资料被私人占有，并通过雇佣关系来剥削劳动者的剩余价值以资本家对生产资料占有和雇佣劳动剥削基础之上社会制度。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是指在资

本主义经济体系中，劳动者将自己的劳动力以工资的形式出卖给资本家的制度安排。劳动者被雇佣为资本家的雇员，根据资本家的要求和指导从事生产活动。私有制是导致贫富不均、阶级斗争、剥削和压迫的存在，私有制使得生产资料集中在少数资本家手中，大多数人只能作为无产阶级卖掉自己的劳动力来谋生。资本家凭借对生产资料的占有获得了特权地位，通过榨取劳动者的剩余价值来实现利润的积累，而劳动者遭受剥削和压迫。资本主义私有制进一步加剧了社会阶级的分化与利益冲突。马克思将资本家与无产者划分为两个相对对立的阶级，并认为资本家的利益与工人阶级的利益是不可调和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促使财富与权力向少数人集中，从而加剧了社会阶级之间的对立与不平等现象。

资本主义的本质是剥削劳动者。资本家通过掌控生产资料并雇佣劳动者，以追求利润为目标榨取他们的劳动力，致使劳动者丧失自身价值与尊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力成为商品，劳动者只能通过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来谋生。劳动者只能拿到自己劳动力价值的一部分作为工资，而剩余的价值则被资本家所占有。资本家通过占有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来获取利润，马克思将这一过程定义为剥削。他指出，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占有是不公正的，劳动者理应获得他们劳动所创造的全部价值。马克思对雇佣劳动制度中的劳动条件与劳动者自由进行了深刻批判。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条件完全由资本家支配，劳动者处于弱势地位，无法真正实现劳动自由。马克思认为，雇佣劳动制度剥夺了劳动者对自己的劳动和生产过程的控制权，使他们成为资本家的工具。在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下，工人的劳动具有强制性。工人辛勤劳作却只能获得维持基本生存的工资，而资本家完全掌握劳动力产品的处置权。工人在劳动过程中无法实现创造性自我表达，仅将劳动视为换取最低报酬的手段。这种以生存为目的而非自我实现的劳动，被马克思界定为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异化劳动。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工人仅在闲暇时间具备有限自由，工作状态则处于被迫境地。由于工人既无法参与企业决策，也无法分享利润分配，他们并不将劳动视为自我实现的途径，而仅仅将其作为谋生的工具。工人成为被制度异化的个体。

三、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与当代中国

意识形态工作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关键环节，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全局中具有重要地位。当前，在两个大变局的复杂背景下，我们需始终保持高度警觉，深刻认识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长期复杂性。要以创新思维推动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创新发展，通过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理论表述，不断拓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空间。

（一）对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长期性、严峻性保持清醒认识

回顾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党始终将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置于重要位置。毛泽东曾说过：“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3]邓小平进一步指出：“对于来自‘左’的和‘右’的，总想用各种形式搞动乱，破坏安定团结局面，违背绝大多数人利益和意愿的错误倾向，要保持清醒的头脑。”^[4]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特别强调：“宣传思想战线的同志要当战士、不当

绅士，不做‘骑墙派’和‘看风派’，不能搞爱惜羽毛那一套。宣传思想战线的同志要履行好自己的神圣职责和光荣使命，以战斗的姿态、战士的担当，积极投身宣传思想领域斗争一线。”^[5]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也关乎国家生死存亡。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的演变，世界格局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关键时期，不同文明与制度的博弈更加凸显。在此背景下，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新的风险挑战不断涌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下，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新的挑战和问题将不断涌现。这需要广大党员干部充分认识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与艰巨性，始终绷紧意识形态工作这根弦。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始终保持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高度警觉，切实将意识形态工作责任扛在肩上、抓在手上，确保在复杂形势下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和主动权。

（二）坚持创新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推进意识形态话语创新

发展创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形态话语创新至关重要，为其提供理论依据。新时代构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关键在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强化原理的实践运用。话语体系建设需将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与民族发展实践、群众日常价值观念相贯通，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成为社会共识，切实增强其凝聚力和引领力。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从世界观和方法论高度系统阐释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路径，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进行了系统阐释，为意识形态话语创新奠定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指明了实践层面推进马克思主义话语创新的原则方向。马克思曾深刻指出：“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6]要避免用西方话语框架阐释中国实践的偏差，要立足中国实际问题推动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创新发展。应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将人民问题作为话语创新的出发点与落脚点，用人民熟悉的表达阐释党的创新理论，使其成为可理解、能运用的“人民话语”。

（三）努力建设和扩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由

自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素，也是“中国梦”的核心内涵。要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由，应认识到哲学和政治层面的自由并非绝对。自由是相对和有条件的，不存在绝对的自由形态。同时，自由作为上层建筑，需要相应的经济基础来支撑，没有物质条件，自由难以实现。正如马克思所说：“在一无所有的地方，皇帝也会丧失他的权力。”^[7]我国所追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由与资产阶级少数人的自由有着本质区别，是大多数人的自由，是全体人民的共同自由。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中，自由与纪律、义务紧密相连，形成有机统一。每个人都有享受自由的权利，但同时也必须承担相应的义务。自由并不是随心所欲，而是负责任的行为体现，公民享有自由权利的同时，也需履行相应义务。这种自由以遵守法律为前提，在我国，法律是自由的基础和保障。例如，没有交通法规，基本的出行自由都难以保障。洛克就曾指出：“自由，正如人们告诉我们的，并非人人爱怎样就可以怎样的那种自由。”^[8]各国通常会制定规则限制言论自由，以维护社会秩序。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由，需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同时，加强公民意识教育，增强法治意识，确保公民既能

享有自由权利，又能依法行使权利。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124.
- [2] 列宁. 国家与革命 [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5:92.
- [3]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 1991:1094）.
- [4]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211.
- [5] 《习近平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坚持正确方向创新方法手段 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
《人民日报》2016年2月20日。
-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2:289-290.
-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十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217.
- [8] 洛克. 政府论:下册 [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2:36.

Breaking the "Freedom" Illusion of Capital through Marx's Critique of Capitalist Ideology

Yang Shufen

(School of Marxism, Beijing Union University, Beijing, 100101)

Abstract: The “illusion of freedom” of capital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bourgeois ideology. Marx’s critique of the freedom in capitalist ideology is a crucial link in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arxist philosophy. In *Das Kapital*, Marx revealed the root cause of the “illusion of freedom” of capital, namely, the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 and on this basis, he deeply analyzed the essence and connotation of bourgeois ideology. Xi Jinping pointed out in the report to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at “ideological work is the work of shaping the spirit of the country and the soul of the nation.” With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ntering a new era, ideological work has also stepped into a new stage of development. By criticizing capitalist ideology and revealing the false nature behind its so-called “freedom”, it can provide important ideological enlightenment for contemporary China.

Keywords: Marx; Ideology; Contemporary Value